

問 日 問 月

■ 劉 君 燦 ■

人的悲劇在於他是一種過渡，一種不能自在的上昇或下降。借著自己的手，人深深地瞭解到無常的命定以及對情感的收斂。人有錯嗎？不可見的手所做的竟要人來承受？對人的寬厚的愛竟不能救贖？造化弄人—至於此！人掙扎的徒勞，逃遁的不可能，幽幽的傾訴將向何處流露，向何處流露！

有人餓了，你可以把晚殘的麥餅分與他；有人病了，殘了，你顯神蹟於他；但把你的肢體分割了，散完了，你還有什麼？人們的靈魂依然餓著，病著，殘著。血淚流盡了，而慾望仍洋溢著……。

但縱然我的身影會消失於輓歌流漾的遠方，而胸腹中潛藏著的一蓬碧火終將長久的繼續下去，人註定的要被燃燒，而焚燒的火焰便是無處可訴的苦痛。



帶刺的月魄下，那扇門被輕輕地推開
昨日，含血的唾沫，唇間的廢語
在殘酷的臘月，訴以隔世的恍惚

當你被捏疼的叫聲尚未喊出
你已被幕後惡意的巨掌撥弄成形
在黑夜裏，你以銀色的餐具吃著自己的肢體
然後把骸骨丟進口袋
讓荒謬和荒謬私語自己不知的榮耀
從鑰匙孔裏走出來的已不是往昔的人形

一聲斷柯在流沙底悶喊便給了我啓示
做了百來天的怪夢
發現自己竟是臥軌的長蛇
一群群的鴨子在脊樑上爬過

當黑夜以一串長長的吶唱逐散了屋脊的蝙蝠
才知道自己的臉孔多樣扭曲

你可聽見世紀的輓歌流著？
在嘲弄的笑聲後
舊幕已落，新幕未起
你可聽見世紀的輓歌輕輕地流著？

在滿握著百合花的手裏
你可以把昨日埋進沙地，可是
沒有人知道，任是誰也無法知道的
為什麼白髮的陸放翁在北地
在流離的北地，每天吟著
「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
沒有人知道的，沒有人知道的，沒有人知道的！
真的，真的，真的，即使華山也不會知道的！

坐在今天的日子
明日是扯棚欲飛的帆船
風颯颯兮欲渡九万里之重霄
我的顏容如聖者的坦誠
在渡口，靜待下一次的召應
冰冷的雪地必將有一朵向日葵開放
在撒滿鹽粒的谷地
我看見好大一尾鯉魚在湍流跳躍

這裏早已不是你的國度——太陽說的
這裏當然還是我的國度——聖者自己說的
不可鑑知的存在，可知的存在
卡謬不知，艾略特不知，惟聖者克熟悉
拾階而上
一種痛苦的欣喜在心中緩緩燃燒

